莊子集解

莊子集解卷六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外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元水之上登隱弅之丘（釋文弅音紛李云隱出弅起丘貌）而適遭无爲謂焉（成云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汝也）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居處服習）何從何道則得道（從隨從道由也）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宣云本無名言）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丘而覩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之此也）狂屈曰唉（釋文李音熙云應聲）予知之將語若（汝）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宣云皆言自然乃合道也）知問

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無爲謂與狂屈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成云引老子經爲證道不可致郭云道在自然非可言致德不可至郭云不失德故稱德稱德則不至也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爲仁可也虧仁以爲義亦可也禮相僞也禮文而僞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郭云損華僞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郭云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成云引老經重明其旨今已爲物也宣云朴散爲器欲復歸根宣云欲反於道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宣云死生循環無窮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宣云死生爲一氣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宣云萬物之生死總一氣也是其所美者爲

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宣云以生爲神奇而美之以死爲臭腐而惡之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郭云死生彼我豈殊哉聖人故貴一宣云以上皆言道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宣云近於無知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宣云道本不容言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宣云無爲謂終於無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宣云利及萬物不言所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宣云氣候明分不須擬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宣云各有成性不煩詞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原本也以覆載爲心其本原與天地同又萬物各有生成之理因而達之是故至人无

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以天地爲法）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上彼彼天地下彼彼物姚本今作舍云從劉得一本改）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物自變異莫知根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扁然猶翩然自古以來永永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宣云大無外小無閒）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成云浮沈升降新新相續）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郭云不待爲之）惛然若亡而存（成云惛然如昧似無而有）油然不形而神（油然而興不見形迹化貌若神）萬物畜而不知（萬物被畜養而不自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達其本根可與觀自然之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釋文被音披本亦作披）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宣云體靜神凝則和氣自復）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兪云淮南道德篇文子道原篇並作正汝度此文一當作正度猶形也案言心斂形正神明自歸）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自然道德在身）汝瞳焉如新出之犢而无求其故（成云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案初生之犢天性純

一故以焉況以寐耳受道速故被衣喜也

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釋文喜向所說謂其覩發以寐耳受道速故被衣喜也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成云形同槁木之骸案徐無鬼篇亦作槁骸齊物論作槁木庚桑楚作槁木之枝人百骸猶木眾枝是槁骸即槁枝矣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郭云與變俱也媒媒晦晦釋文媒音妹案陸讀爲昧也无心而不可與謀宣云彼既無心我不容有言彼何人哉郭云獨化者也

舜問乎丞曰李云丞舜師一云古有四輔前疑後丞蓋官名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俞云齊策高注委付也左成二年傳杜注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並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宣云形形相禪故曰蛻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一生之中行則有往而究不知所往處則有持而究不知所持食則有味而究不知所味

天地之强陽氣也宣云就氣之健動言之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釋文瀹音藥成云疏瀹猶洒濯澡雪而精神成云澡雪猶精潔掊擊而知釋文知音智成云打破聖智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崖猶邊際也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有倫序之事皆自無形生之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宣云本質幹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人獸八竅者卵生禽魚其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宣云無門不知所出無房不知所歸四達之皇皇也宣云大通溥博邀於此者成云此謂道徐云說文無邀字彳部徼循也即今邀字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此猶言順於此郭訓邀爲遇非四肢彊思慮恂達成云恂通也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郭云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且夫博之不必

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以巳同成云博讀經典不必知眞玄辯飾詞不必慧照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保其分定 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 釋文魏魏魚威反或作巍巍 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蘇輿云運量萬物猶有治化之迹故曰外萬物往資猶易資生資始之資此天地自然之功用也故曰道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宣云渾乎陰陽之際 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 稟兩閒之氣特姑且爲人耳 將反於宗 終將反其本宗 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 李云喑音飲醷音意喑醷聚氣貌秦言自其本宗觀之生者特一聚氣之物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 同在百年之中 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共此須臾何分堯桀

果蓏有理 釋文蓏徐力果反宣云木實草實種類不亂各有倫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人之

倫雖難齒其所以生者自相齒次　聖人遭之而不違宣云順應過之而不守與為推移調而應之德也調和而應即是上德偶而應之道也偶然無心而應之即契聖道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郭云如斯而已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釋文本亦作隙隙孔也忽然而已為時甚暫注然勃然莫不出焉宣云與起而生油然漻然莫不入焉釋文漻音流宣云歸虛而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宣云對死者曰生物別於物曰人類解其天弢墮其天袠釋文弢字林云弓衣也墮許規反成云袠束囊也案喻形骸束縛死則解墮紛乎宛乎成云紛綸宛轉並釋散之貌魂魄將往逝也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不形之形宣云不形者形所自出形之不形宣云形者不形所為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宣云非將至於道者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成云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論說若論說之則不至於道明見无值雖明

見之而無所値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不如塞耳此之謂大得成云能知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足質成云質實也固答子之問猶未逮眞也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李云正亭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狶大豕也履踐也市魁履豕履其股腳狶難肥處故知豕肥耳問道亦況下賤則知道也成云正官號今之市令也宣云況顯譬也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言汝莫期必道在何處無乎逃於物之外也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成云至道理也大言教也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咸三字一指嘗相與游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宣云遊心於虛際則見道之同合而無窮極也嘗

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郭慶藩云漠亦清也釋詁漠察清也樊注漠然清貌調而閒乎和調而閒逸也寥已吾志寥然虛寂者吾之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本無所往而已不知其所至極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去而復來而又不知其所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倏往倏來初無終極彷徨乎馮閎郭云馮閎者虛廓之謂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大聖智者入焉迩變化之所如物物者與物无際物物者道也物在卽道在故與物無涯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成云一物則各有涯際特謂之物際耳烏可言道不際之際道本不際而見於物際際之不際者也見於物際而仍是不際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彼道也成云富貴爲盈貧賤爲虛老病爲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成云終始爲本末生來爲積死去爲散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

中㝻戶而入（釋文㝻音奢司馬云闔也）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上言隱几此隱几二字衍釋文嚗音剝李云放杖聲）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成云老龍育自然之德故呼曰天釋文訑郭音但）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成云任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為狂也）弇堈弔聞之（李云弇堈體道人弔其名宣云弇堈來弔也）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郭云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宣云今謂神農析秋豪之端為萬分猶未得處一極言其少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宣云知老龍也）又況夫體道者乎（宣云道本不在言）視之無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宣云論者終不能明道）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郭云冥冥而猶非道明道之無名也）

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為

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成云貴爲帝王賤爲僕隸約聚爲生分散爲死數乃無極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猶之是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釋文崔本中作卬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上云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知形形之不形則知道不當指名也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應者固非問者亦未是道无問問无應郭云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本無可問而強問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無可應而強應是徇外也故曰無內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不知事理在六合不知道本在己身是

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何以趨崑崙而遊太虛乎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俞云淮南道應訓此句上有无有弗應也五字當從之此脫則義不備而孰視其狀貌孰同熟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宣云有曜無無質是能有無矣未能若竟無之爲愈也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宣云及爲無而猶未免於有矣何從至乎無無之境哉

大馬之捶鉤者成云大馬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鍛也鉤腰帶也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司馬郭云玷捶鉤之輕重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王念孫云守卽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證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九經楚詞老莊諸子用韻之文道字皆讀若守說文道從辵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刪之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蘇輿云此卽不以萬物易蜩翼之旨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

長得其用成云所以至老長得捶鉤之用者假類於不用心觀察他物故也而況乎无不用者乎不用善矣乃並此不用而亦無之所謂無無也物孰不資焉故萬物皆資其用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郭云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冉求失問而退成云失其問意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郭云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不神者迹象也滯於迹象故復求解悟无古无今无始无終皆一氣之化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宣云子孫可自無而有天地不可自無而有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成云未對之間仲尼止令無應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者自死其生也非以生此死者也生者自生其死也非以死此生者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死生不相待各有成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者猶之物物

者非物 物物者道也不得謂之物 物出不得先物也 萬物並出物不得先物 猶其有物也 猶然萬物皆有也 猶其有物也无已 猶然萬物皆有而且至於無已以有物物者在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聖人以愛人爲心終無窮已者亦取法天地之道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 成云將送也聖人如鏡不送不迎 回敢問其遊 宣云遊心何處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宣云與物偕逝天君不動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心神搖徙凝滯於物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郭云常無心故一不化惟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 安化安不化 成云安任也聖人無心隨物流轉化與不化皆安任之 安與之相靡 成云靡順也案任與之相靡順 必與之莫多 成云雖與物相順而亦各止其分彼我無損 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世愈降則所處愈隘聖人順時而安之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鏊

也而況今之人乎釋文整子今反和也郭云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案言君子於今世之人皆能隨而化之聖人處物不傷物宣云無心是非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無將迎可將迎亦可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皐壤平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成云情隨事遷哀樂斯變足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郭云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耳案爲外物客舍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有窮知亦有窮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知以能爲能而不知以不能爲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宣云知能無涯則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此人之常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宣云乃欲勞心推測以冀盡知盡能豈不亦悲哉成云愚惑之甚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成云至理之言無言可言至理之爲無爲可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宣云必欲以知之所知齊之使皆無不知豈見道者之爲哉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司馬云役學徒弟子有庚桑楚者俞云列子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張湛注音庚桑賈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然則庚桑子吳人與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李云畏壘山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其地之人敬愛庚桑願爲臣妾然其中有畫然好明察爲知者有挈然自標舉爲仁者庚桑皆遠去之擁腫之與居司馬云擁腫醜貌鞅掌之爲使鞅掌勞苦奔走之人居三年畏壘大壤釋文壤本亦作穰廣雅豐也盧云列子天瑞篇亦以壤爲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崔李云洒然驚貌今吾日計之而不足向云無旦夕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向云順時而大穰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尸主也言欲奉以爲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語又見齊物論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

得秋而萬寶成俞云得字疑涉下文而衍易說卦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疏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即本此文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得字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釋文天作大案時與道為運行有得而不覺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宣云隱居不耀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宣云如相忘於天地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郭云不欲為物標杓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成云老子云功成弗居長而不宰既處稟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然楚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成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鯢小魚釋文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案制折古通用字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釋文六尺為步七尺曰仞廣一步高一仞也崔云祥善也孽狐以小巳為善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利蘇先與善人自古堯舜以然以已同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李云函獸大容車介而離山俞云方言獸無

偶曰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釋文碭徒浪反謂碭溢而失水

介也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郭云去利遠害乃全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與物同且夫二子者謂上堯舜

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宣云凡事分辯如尊賢授能先善與利之爲將妄鑿

垣牆而殖蓬蒿也郭云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簡髮而櫛成云簡擇數米而

炊言其瑣屑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軋相傾也任知則

民相盜宣云盜許也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

父臣有殺君釋文殺音試本又作弑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釋文向音裴云阫牆也言無所

畏忌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

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語又見徐无鬼篇南榮趎蹵然正坐

曰釋文趎昌于反向音疇李云庚桑弟子人表作疇淮南作幬盧云今淮南作疇若趎之年者已長矣

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惡音烏成云惡託何學方逮斯言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俞云釋名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保義通抱汝生即保汝生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矣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同用異形之與形亦辟矣郭嵩燾云禮記大學注辟猶喻也言形之與形易喻也案言我形之與人形亦易喻矣而物或間之邪宣云物物欲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常有不能相喻者故疑或間隔之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釋文崔向云僅達於耳未徹入於心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引古語奔蜂不能化藿蠋司馬云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藿蠋豆藿中大青蟲也成云細腰土蜂能化桑蟲爲己子而藿蠋不能化也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釋文向云越雞小雞或云荊雞魯雞大雞也今蜀雞鵠本亦作鶴同雞之與雞其德非

不同也有能有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釋文方言贏擔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贏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懼然猶瞿然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郭嵩燾云左襄四年傳杜注短小曰朱儒朱愚蓋智術短小之謂蘇輿云案朱愚猶顓愚朱顓雙聲字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矣已得汝心今汝又言而信之知吾言驗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李云規規細小貌揭竿而求諸海也向云言以短小之物欲測深大之域女

亡人哉宣云如流亡之人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宣云失其所歸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宣云召清虛去物欲十日自愁宣云未卽能之故復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盪滌熟哉鬱鬱乎宣云如熱物之氣蒸鬱於中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宣云所惡猶未盡去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釋文韄音獲李云韄縛也向云揵閉也案此言外韄者耳目爲物所縛不可以其繁擾而捉搤之將必內閉其心以息耳目之紛內韄者心思爲欲所縛不可以其繆亂而捉搤之將必外閉其耳目以絕心思之緣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若外內物欲膠縛者雖有道德不能扶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向云放依也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問病者卽病病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衞生之經而已矣經常也宣云且求全生自養而已老子曰衞生之經能抱一乎成云守眞不二也能勿失

乎成云還自得也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王念孫云吉凶當爲凶吉一失吉爲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證詩時難凶結獻穢鷄能止乎成云不逐分外能已乎成云已過不追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成云舍棄效彼之心追求已身之道能翛然乎成云往來無係止能侗然乎宣云無知能兒子乎宣云元氣自然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釋文嗥本又作號司馬云嗌咽也嗄於邁反本又作嚘徐音憂司馬云楚人謂啼極無聲曰嗄兪云作嚘是也老子終日號而不嗄傅奕本作歌即嚘之異文楊子太元經夷次三日柔嬰兒於號三日不嚘二宋陸王本同蓋以嚘與柔爲韻可知楊所見老莊皆作嚘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釋文廣雅云挽捉也宣云共同拱案赤子終日捲握而不必捉物以拱握其手乃德性固然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釋文瞚字又作瞬同音舜動也偏不在外也宣云無所偏向於外視猶不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與物順行而同其波蕩以上皆就赤子言是衞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同此即至人之德否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

乎者猶之言是特所謂釋胸中凝滯之能乎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俞云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即邀也古字止作徼左文二年傳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與此邀食邀樂語意相似作邀者後起字作交者叚借字詩桑扈匪交匪敖漢書五行志作匪徼匪傲即其例矣不以人物利害相攖釋文廣雅云攖亂也不相與爲怪不立異不相與爲謀不苟同不相與爲事不輕交接翛然而往侗然而來解具上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已造極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二語見齊物論又見徐无鬼知北遊二篇木作槁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釋文惡音烏郭云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宣云答以未也而告之無進詞蓋至道不外上所云但行心以此爲至即非道矣老子所以斥之宇泰定者發乎天光郭云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發乎天光者人

見其人宣云自人視之亦人耳人有修者乃今有恆宣云修即泰定恆純常也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來依止天亦佑助人之所舍謂之天民無位而尊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宣云三者皆不知止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成云所不能知者不強知之此學之至妙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成云若不以分內爲是者斯敗自然之性備物以將形具衆理以順形藏不虞以生心宣云退藏於不思慮之地以活其心敬中以達彼敬慎其內智以達於外若是而萬惡至者宣云謂災患成云若文王之拘羑里孔子之厄匡人皆天也而非人也宣云非我致之不足以滑成不足以亂我之大成不可內於靈臺不可令入而擾吾之心郭云靈臺心也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心不可動於物貴能持之但當自然而持而不可有意執持之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

而不當未見其誠身而妄發雖發必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成云業事也案外事入擾於心而不舍去雖更變而亦失姚云上已此也不見其誠則皆妄心耳如此而發固無當處若能入矣而不能久居反更易爲失是知及而仁不能守者也於義亦通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郭云幽顯無愧於心故獨行而不懼券內者行乎无名宣云券契也得契合乎內成云無名道也履道者雖行而無名迹券外者志乎期費兪云荀子書每用綦字王霸篇楊注綦極也亦或作期期費猶言極費費謂財用案券外者志乎期費言契合乎外者志欲窮極其財用也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平常而有光輝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與賈人何異人見其跂猶之魁然人見其跂想分外比之於市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郭注窮謂終始宣云我與物相終始則物亦來就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兪云且苟且也詩東門之枌穀旦于差韓詩旦作且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

上文終始是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郭云盡是他人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說文憯毒也字或作慘毒莫甚於心而兵次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成云寇敵也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郭云心使氣則陰陽徵斷作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道通其分也宣云凡分必有畛域道無畛域故通乎其所分也其成也毀也此有所成則彼有所毀故道無成毀之分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分皆求備故惡分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其備有者仍求備不已故惡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情識外馳而不知反止見其爲鬼耳出而得是謂得死外馳而遂有得彼自以爲得也不知是得死耳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其性既滅雖有形骸之實自謂生存吾以爲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人有形質當作無形質觀則天君泰定矣出无本道之流行無本根入无竅道之斂藏無竅隙有實而无乎處道有實在而不見其

處所 有長而无乎本剽 釋文剽本亦作標崔云末也案木枝之遠揚者謂之標故以訓末言道之源流甚長而不見其本末 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 有所出而無竅隙者白非無實雖有實而竅無處所者處乎四方上下之宇也 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 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 雖有長而不見本末者以古往今來之宙爲之本末也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 人物有生死陰陽有出入 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郭云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言衆妙之門 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 郭云以無爲門 有不能以有爲有 有之未生非有之所能有 必出乎无有 無能生有 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 宣云並無有二字亦無之乃衆妙所在也故聖人藏焉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 以上又見齊物論篇 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 成云俗人以生爲得以死爲喪今欲反於迷精故以生爲喪以[illegible]無也以死爲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衆妙猶可齊於死生 是以分已 以同己郭云[illegible]欲均之然已分矣成云猶見生死之異

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言又次一等人亦知有無生死之爲一而守之不疑孰能知此理者吾亦與爲友是三者雖異郭云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盡與不盡俱能無是非於胸中公族也楚公族未受姓如王子王孫昭景也著戴也宣云此二族著其所戴之先人爲氏甲氏也著封也甲中之誤宣改今從之云此一族是著其所封之邑爲氏非一也亦如上三者同一原也

有生黬也釋文徐於滅反字林云釜底黑也宣云有生皆出於闇穆如釜底一抹皆黑無彼此分別也披然曰移是今忽然披曉於人曰汝當移而從是此出我而生是非也嘗言移是試言之非所言也宣云本不足言雖然不可知者也然世人亦不知此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成云臘大祭膍牛百葉胲備也亦言是牛蹄也臘祭之時牲牢甚備至於四肢五藏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散爲可若其祭未了則不合散又以散爲不可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釋文

司馬郭云偃屏側也桂馥云屏當爲屏急就篇屏廁清溷糞土壤顏注屏僻偃僻之名也郭慶藩云偃當作匽周禮宮人爲其井
匽鄭司農云匽路廁也燕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匽即屏廁也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
徵物之散否有時一室之觀覽必悉此爲此而舉及移是則請試言移是以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
我之生爲根本以我之心知爲師因以乘是非因此相乘而起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
質使人以己爲節因以死償節郭云質主也案果有名實可爭因以己身爲主使人皆從己以
爲節義因共以死守之所謂殺身以成名也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
名以窮爲辱若然者非特死生我不自主卽知愚榮辱亦皆不自主其舉而用則我是賢知也棄而不用則我是
庸愚也徹而上達則我爲榮名也窮而在下則我爲恥辱也移是今之人也惟以權力移此今之人也是
蜩與學鳩同於同也逍遙遊篇言蜩與鷽鳩笑大鵬是二蟲同一無知也今人如此不與二蟲等謂乎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釋文蹍女展反廣雅云蹍履也宣云辭謝以放肆自引罪兄則以
嫗宣云蹍兄足則不必辭謝引罪但煦嫗憐之而已大親則已矣成云若父兄踐子足則閔然而已不復詞費

宣云可知道以相忘爲至也故曰至禮有不人郭云視人若己至義不物郭云若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至知不謀成云率性而照至仁无親郭云辟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矣至信辟金宣云不須以金爲質

徹志之勃宣云徹毀勃亂也解心之繆成云繆繫縛也去德之累達道之塞達通也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嚴威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容貌動作顏色詞理氣息情意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知音智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郭云盪動也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爲而无不爲也

道者德之欽也道無可見見其德之流行則共仰爲有道之人故曰道者德之欽生者德之光也成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萬物者盛德之光華也性者生之質也成云質本也自然之性是稟生之本性之動謂之爲郭云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眞爲非有爲也爲之僞謂之失成云感物

而動性之欲僞情分外有爲謂之喪道

知者接也接物而知之謂之知知者謨也知音智謨謀也見事而慮之故因謨見智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雖智者有所不知如目斜視一方故不能偏是以用智而偏不如寂照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迫而後動乃見盛德動无非我之謂治舍我逐物則亂反是則治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鶩名則僞而亂終至相反求實則眞而治終無不順

羿工乎中微而拙於使人无己譽中微則人譽己是工拙常相因也惟大道能無名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郭云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釋文俍音良成云俍善也全人神人也案聖人謂堯舜以下全人謂伏羲以上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成云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蜣丸能天也皆稟之造物豈仿效之所能致案言蟲之能亦不齊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人言全人惡天非惡天也特惡人之天耳謂己不順性而僞爲也若直以人爲天而使天下皆從己則更非矣

一雀適羿適遇也羿必得之威也成云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御世其義亦爾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成云大道廣蕩無不制圍故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胞同庖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二事皆孟子所斥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

介者拸畫外非譽也郭云介刖也崔云拸畫不拘法度也俞云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拸自放縱也與此拸字義同穀梁桓六年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畫義蓋同人既刖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胥靡役作之人傳說胥靡是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釋文餽元嘉本作愧郭嵩燾云說文讋失氣言也謵言讋謵也復謵謂人語言慴伏以下我以物與人曰餽以言語餉人亦曰餽不餽謂不報謝外非譽遺死生忘己者也復謵不餽忘人者也案復謵不餽諸解皆非郭說爲近下文所謂敬之而不喜也此處疑有奪文不敢强說忘人因以爲天人矣能忘人即可以爲天人以其近自然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成云：忘其逆順。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於人所怒之事，而我不怒，則有時而怒，仍自不怒出。此孟子所謂文王一怒武王一怒也。出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出於人所爲之地，而我不爲，則有時而爲，仍自無爲出。中庸所謂無爲而成，孔子所謂無爲而治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郭云：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郭云：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成云：不得止者，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郭云：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雜篇 徐无鬼第二十四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釋文：徐无鬼，魏隱士。司馬本作緡山人徐无鬼。成云：女姓，商名，魏宰臣。武侯名擊。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若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釋文：長，丁丈反。則性命之情病矣；情，實。君將黜耆欲，掔好惡，釋文：掔，苦田反，又口閑反。崔云：

引去也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司馬
云超然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嘗試下之質執飽而止
材質下者甚飽而止是狸德也俞云廣雅釋獸狸貓也秋水篇曰騏驥驊騮捕鼠不如狸狌此本書以狸爲貓之證
御覽引尸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狌之捷莊子言狸狌尸子言猫狌其義一也狗取飽而止與猫同故云是狸德中之
質若視日宣云凝然上視上之質若亡其一釋文一身也精神不動若無其身吾相狗
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成云謂馬前齒曲者中鉤成云謂馬項
方者中矩成云謂馬頭圜者中規成云謂馬眼是國馬也國君得之爲上品而未
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釋文自然已足不須教習若卹若失釋文失音逸司馬本
作佚李云卹失皆驚悚若飛也成云眼自顧視旣似憂虞蹄足緩疏又如奔佚若喪其一成云觀其神彩若忘己身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所謂止所武侯大悅而笑徐无鬼出女
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說同悅下同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

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釋文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秘識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版本又作板成云橫遠也從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爲從六經爲橫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笑也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直特也女商曰若是乎成云怪其術淺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蓋嘗日相傳越之流人有是言也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或旬或月見其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鄉里人也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滋愈夫逃虛空者司馬云故壞冢處爲空虛也案謂墟旁有空處也故下云位其空藜藋柱乎鼪鼬之逕其地但有鼪鼬往來徑路藜藋森立如柱極言其荒穢也藜蒿也爾雅拜商藋郭注商藋似藜踉位其空踉蹌而處其空地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成云跫行聲而況乎兄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李云謦欬喻言笑也案喻武侯有狗馬之好縣聞而

喜不異流人之見鄉人逃者之聞骨肉言笑也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正人之言則莫以進君側也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郭慶藩云芧即橡也一名栩一名柔一名采其實謂之皁亦謂之樣今皆傳樣皆作橡芧柔杼三字通此篇芧栗山木篇作杼栗厭葱韭厭足以賓寡人賓同擯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李云干求也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李云謂善言嘉謀可以利社稷也徐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成云形勞神惓故慰之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宣云天地之生人皆同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高下貴賤也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宣云心神當有不自得處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宣云和同物姦自私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宣云何故自蹈此病武侯曰欲

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可乎偃息兵戈是爲裁制之義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名爲愛民而實役之是愛卽害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號稱偃兵敵國潛伺是偃卽造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自名入實近於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凡欲成美名者惡其滯於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雖欲成仁成義不且滯於名器而爲僞哉形固造形無形之形可以造眾形成固有伐其名之成則有功自夸變固外戰其事之變則日與外戰君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閒无徒驥於錙壇之宮李云鶴列謂兵如鶴之列麗譙樓觀名案徒驥猶言步騎錙壇宮名蓋魏有此宮麗譙之閒錙壇之宮非可列兵走馬之地喻令毋驕心兵也无藏逆於得順得可也毋非理妄取而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三者皆藏逆於得之事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養吾私體與吾心神其戰不知孰善無所謂善勝之惡乎在無所謂勝君若勿已矣若有不已於斯民之故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

情而勿攖任吾修己之誠以順應天地而勿有所攖擾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如是則民已脫於死亡矣何用偃兵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釋文大隗神名司馬云具茨在滎陽密縣東今名泰隗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司馬云先馬導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成云汝州有襄城縣在大隗山南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亦若此遊於襄城之野而已又奚事焉不必更欲多事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釋文瞀莫豆反李云風眩視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司馬云以日爲車也郭云日出而遊日入而息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

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言非我所事也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見害於馬者去之使馬得全其天也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已見大隗矣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无凌誶之事則不樂俞云禮鄉飲酒鄭注察猶察察嚴殺之貌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察察急且疾也察有嚴急之意故以凌誶為樂李云凌謂相凌轢廣雅誶問也皆囿於物者也務自見其能此為物事所囿也招世之士興朝招致世人相與共濟此務興其朝者也中民之士榮官士僅中庸持祿保位此但榮其官者也筋力之士矜難筋力强壯遇難則矜勇敢之士奮患性情勇敢見患則奮兵革之士樂戰久於兵革以戰為樂枯槁之士宿名山林枯槁留戀名高法律之士廣治講求法律思廣治術禮教之士敬容束身禮教敬飾容儀仁義之士貴際施用仁義貴在交際

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成云比樂古者因井爲市故謂之市井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庶人偶有旦暮與其事相聚爲業則歡勸之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器械巧便工匠費少其氣自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尤異於衆夸矜驕也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无爲也物事也逞勢生事之徒喜樂禍變遭時而後有所用其人不能安靜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順歲時相追逐無一息之停各自囿於一物不能相易馳其形性二者並馳潛之萬物宣云潛汨沒也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成云期準的也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即以爲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成云各私其是故無公是郭云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惠子曰可宣云惠子亦自是者故以爲可莊子曰儒墨

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成云儒姓鄭名緩墨名翟楊名朱秉者公孫龍字皆惠施爲五各相是非用誰爲是若天下皆堯何爲五復相非乎或者若魯遽者邪李云姓魯名遽周初人案下引魯事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成云冬取千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盛夏以瓦瓶盛水湯中煮之縣瓶井中須臾成冰也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成云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以陽召陽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宣云舉宮角以該五音弟子言氣之相召者遠示以音之相動者虛盡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相去異地鼓之而宮角相應律無不同此遠自謂是道者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宣云莊子駁魯遽之道未足爲異也言無論二瑟五音相應姑就一瑟言之當其本調既成五音各有定弦今或改調一弦而爲變調則於本調之五音移動而無當也宜不相應矣乃鼓之而二十五弦亦隨之而變無不相應此豈於五音之外有異聲

哉蓋五音可旋相爲宮今所改一弦便是變調之宮如若主然則餘弦自隨之而動也夫一瑟之鬭又是變調無不相應如此則二瑟五音之上其相應尤理之常然何足異乎今遽以此誇其弟子自謂積微不知五音之相動與二氣之相召有以異乎可見在人則見以爲非在已則見以爲是究之相等耳

且若是者邪宣云惠與四人各是所是究無公是毋乃如魯遽邪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五家相與辯論相拂以辭相鎮以聲以言辭相拂拭以聲響相鎮定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宣云言四家皆不以我爲非則何如矣郭云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

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宣云蹢與躑同齊人殘其子足使蹢躅於宋命爲彼閽人蓋爲閽不以完人也郭云此齊人之不慈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其求鈃鍾也以束縛長釋文字林云鈃似小鍾而頸又云似壺而大郭云乃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姚云鈃上求字衍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郭云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俞云夫字上屬與左襄二十四年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似今從之楚人寄而蹢閽者俞云蹢當讀爲謫方言謫怒也廣雅謫責

也楚人寄而譎闔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誚其閽者也案自來注家就本文解釋與下文連爲一事𣙜無可通之理此蹢字緣上蹢字而誤今斷從兪說 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郭云岑岸也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宣云蹢同躑案夜半無人之時舟未著岸而與舟人鬭將有性命之虞與寄而譎閽之事皆足以造怨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釋文慢本亦作漫郢人漢書音義作獿人服虔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曰獿人古之善塗塈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獿音鐃韋昭乃回反成云堊白善土也漫汙也案聽而斲之祇是放手爲之之義當局本極審諦旁人見若不甚經心故云聽耳而郭象以爲瞑目恣手失之遠矣石匠人名 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宣云質施技之地謂郢人也 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

之矣（夫子謂惠莊惠行事不同而相投契惠死而莊無可與縱言之人是以歎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列子力命篇作疾矣言病甚也）可不謂云（力命篇作可不諱云言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謂字誤）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不似己情潔者不與為友嫉惡太嚴也力命篇作不比之人不以人比數也下文又字蓋人字之誤）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舊惡）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釋文鉤反也亦作拘宣云亦逆意）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力命篇畔上有不字是此脫宣云上忘者不自矜其能故在己上者與之相忘下不畔者況愛眾故在己下者不忍畔之張湛注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張注慚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

者也臨人而自賢人所不與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張注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宣云不事察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成云恂怖懼蓁棘叢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釋文搔本又作搔素報反徐本作搔七活反司馬本作條成云委蛇從容攫搔騰擲也王射之敏給搏捷矢俞云敏給二字同義後漢酈炎注言論給捷李注給敏也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接矢也舊注以敏給屬王射言非捷接古字通王命相者趨射狙執死司馬云相佐王獵者也執死見執而死也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捷也以敖予敖傲同以至此殛也殛死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驕人哉色猶言意態顏不疑歸而師董梧釋文董梧有道者也以助其色釋文助本亦作鋤成云除去也去樂辭顯屏去聲樂辭謝榮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南伯郎南郭伯郭聲近通用字事又見齊物論篇几作机顏

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宣云言其出類拔萃案齊物論篇作何居乎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齊物論篇作槁木庚桑楚篇作槁木之枝此與知北遊作槁骸猶言槁枝也以下異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釋文齊君尊德故國人慶之盧云田禾即齊太公和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我名先著彼乃知之是我賣而彼鬻之也若我而不有之自有其名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宣云逐外喪眞吾又悲夫悲人者宣云又自喪也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宣云亦自喪也其後而日遠矣宣云眾心盡遣乃有此槁木死灰之象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釋文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爲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遠蓋寄言也成云古人飲必先祭宜僚酹酒祭故祝聖人宣云

燕會之際正乞言憲道時也蓋二子導孔子使言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
此乎言之前此未嘗言不言之言乃今言之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司馬
云宜僚楚勇士也善弄丸白公將作亂殺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往告不許承之以劍不
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白公遂殺子西子期歎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案言難解非也或記載有異 孫叔敖
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司馬云叔敖安寢恬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
投兵無所攻伐郢楚都也釋文羽雩舞者之所執案淮南主術訓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與此文意同諸臣抵膝
丘願有喙三尺能言之具願有之而已引孔子語畢 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宜僚叔敖難解
兵投不煩論說是不言之道也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無論行德若何期於合道一而已矣 而言休
乎知之所不知至矣上知音智止其分即至矣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宣云
非見德者所能同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宣云非善辯者所能舉 名若儒
墨而凶矣宣云以名相標凶德也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

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无爵郭云有而無之死无諡成云生既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謚實不聚郭云令萬物各知足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郭云大愈不可爲而得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郭云唯自然乃德耳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地何求自無不備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己也宣云己貴於物故也反己而不窮自然不窮循古而不摩順古道而行無須摩飾大人之誠實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索然涕下連綿之貌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哀其不幸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

之而泣是禦福也釋文禦距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言汝何謂梱祥邪夫所謂祥者特鼻入酒肉之香口入酒肉之味二者盡之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其所自來皆虐取於民者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釋文爾雅云牂牝羊也奧西南隅未地也宎字又作窔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盧云釋宮東南隅謂之窔東北隅乃宧也案牂所自來牧也鶉所自來田也未田牧而有牂鶉雖非如國君之取於民亦必有由而至汝未嘗一怪問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逍遙遊也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邀同徼義具庚桑楚篇彼邀作交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庚桑楚篇大同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上文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與此義相應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吾一與之順應而不必擇事所宜者爲之凡此皆與吾子修道之實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吾子不爲世俗酒肉之人而今也居

然有世俗酒食之報可怪也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宣云此常事也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宣云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殆非我與吾子之罪幾於天施我家乎是以泣也　无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郭云全恐其逃不若刖之易售也　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宣云渠公蓋齊所封國如楚葉公之類適當君門之街爲閽者故曰與國君同食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王云畜畜愛卹勤勞之貌　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釋文言相馳走於仁義不復營農飢則相食宋語又見庚桑楚篇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无誠郭云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　且假乎禽貪者

凡以利器假禽貪者 宣云如禽者之貪得猶貪漁也卽重利盜跖意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覸也 釋文司馬云覸暫見貌又甫莅反又音結反宣云一人之斷制所見有限猶目之一瞥豈能盡萬物之情乎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宣云惟不矜賢者始知有心之賊天下

有暖姝者 釋文暖柔貌姝妖貌 有濡需者 釋文濡需謂偷安須臾之頃 有卷婁者 釋文卷婁猶拘攣也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 說同悅 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 成云不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 是謂以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 成云疏長之毛鬣 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蹏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為安室利處 釋文奎本亦作䠥郭慶藩云曲隈蓋謂胯內淮南覽冥訓高注隈曲深處左傳二十五年傳杜注隈隱蔽之處是知言隈者皆在內曲深之謂 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進退

（濡於境域）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釋文向云鄧邑名虛本又作墟）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向云童土地無草木也）曰冀得其來之澤（云望得舜來而施澤也）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超世之神人則不願眾附）眾至則不比（眾至則不與親比）不比則不利也（宣云不與親比則人亦不以為利而就之）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疏抱德煬和（釋文煬徐餘亮反李云煬炙也為和氣所炙）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郭嵩燾云蟻之附羶也有利而趨之即其知也羊之羶也與以可欲之利即其意也蟻無知而有知羊無意而有意當兩棄之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何羶之可慕哉故曰於魚得計）以目視目（不外視）以耳聽耳（不外聽）以心復心（不外用）若然者其平也

繩成云無心而正物其變也循循順也與變推移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成云用自然之道虛其心以待物宣云之當作人是不以人入天成云不以人事變天然之知古之眞人姚云覆言眞人以美之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自然則生失自然則死得外榮則死失外榮則生藥也其實菫也司馬云烏頭桔梗也雞𤵫也司馬云即雞頭一名芡豕零也司馬云一名豬苓是時爲帝者也藥有君臣此數者視時所宜迭相爲君何可勝言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宣云明於謀國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暗於全身故曰鴟目有所適成云適夜不適晝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以長爲節去之則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宣云吹曬能令水耗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試請風日常守河上而河以爲未始攖而損之何也以河源長遠有

所恃而往也釋文恃本亦作持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
審物各守其類言皆止而不移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
也殆用有時而竭 凡能其於府也殆凡藏府之有能者亦皆危殆 殆之成也不給
改不能自反及殆之已成雖欲改而不給矣 禍之長也茲萃禍患之長多聚於人身 其反也緣
功其反於自然皆緣功力 其果也待久其果決自反亦待積久 而人以為己寶而人以耳
目心藏府為身之實務竭其用而不悟其日損 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无已所以亡國戮民
相繼於世 不知問是也皆由於此不一審問也錢云是者源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
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踐蹍皆履也博廣遠也言足得地踐之雖地任其踐恃有不蹍者在而後
能善致其博遠也 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
也人之於知每苦其少然知雖少恃有不知者在而後知天道之自然不知卽眞知也 知大一知大陰知
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宣云知此方為眞知他何足云 大一

通之 成云大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通 大陰解之 成云大陰地也宣云解紛擾 大目視之 務見其大 大均緣之 成云緣順也郭云順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 大方體之 郭云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 大信稽之 成云稽至也循而任之各至其實斯大信也 大定持之 郭云眞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 盡有天 成云上七大未有不由自然者 循有照 成云順其自然智自明照 冥有樞 窈冥不言中自有樞機 始有彼 大始之中而彼我之端已見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郭云解之無功故似不解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成云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 不知而後知之 不知而後爲眞知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問道無方 而不可以無崖 爲道固有方 頡滑有實 向云頡滑謂錯亂也案物物各有實理 古今不代 郭云各自有故不可相代 而不可以虧 郭云宜各盡其分 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 成云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而搉實論之乎 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 宣云闔同曷案言曷不推問此理爲惑然爲乎姚讀盡有天循句有照冥句有

樞始句有彼則句釋云天循者常無以知其妙也照冥者常有以知其徼也天循爲體故有樞始照冥爲用故有彼則言因彼爲則無常則也此非必其人也人盡有之特知解者鮮耳而又不可以知解求也故問者離而又不可不問此理眞實不虛盡不問而終身惑乎今併取之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今以我之不惑解人之惑以反於不惑是尙爲大不惑也

莊子集解卷七

長沙　王先謙

雜篇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成云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成云夷姓名節楚臣王楚文王也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司馬云王果楚賢人李云譚說也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釋文公閱休隱士也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司馬云擉刺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釋文廣雅云樊邊也司馬云以隱居山陰自顯郭云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趣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爲人又不相似夫夷節之爲人也无德而有知同智不自許以之神其交不以氣誼自許與惟以推爲神其交結之術固顛冥乎富貴之地固顛倒冥蒙於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非能以德相助相勸以消

德也夫凍者假衣於春凍者逢春不暍者假之以衣暍者反冬乎冷風釋文字林云暍傷暑也若得冷風則不暍反爲冬時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无赦如虎暴戾如此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王云佞人以才辯奪之正德以至道服之否則不橈屈也故聖人上文正德此文聖人皆謂公閱休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爵祿而化卑郭云失其高所以爲高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成云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物而不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云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與人並立而使人化郭云望風而靡其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彼其猶詩云彼其之子也歸居猶言安居易云父父子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即其義也而一閒其所施既歸隱不出則所施於物者爲之一閒也釋文閒音閑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其清高遠於人心故曰待公閱休郭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聖人自愛其身由中達外周至無閒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而然出於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作動也或有搖動皆復其本命而以己之天爲師人不過從而命之憂乎知而所行恆无幾時其有止也知貴能行專以知爲憂而所行無幾時甫行又止吾將若之何哉言行不可有止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人告以美不啻予以鏡也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以上借美爲喻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忝以至仁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循性而行貴在無已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宣云以故鄉喻本性雖使丘陵草木之緡郭云緡合也姚云緡乃芒昧不分明之意在宥篇當我緡乎同此解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

也俞云入謂入於丘陵草木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外而可望見者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況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者乎以十仞之臺縣眾閒者也俞云猶以十仞之臺懸眾人耳目之間無不共見共聞其暢然更可知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俞云路史循蜚紀有冉相氏郭云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案齊物論篇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成云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無幾無時無見在案日字當屬上讀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郭云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案語又見知北遊篇闔嘗舍之闔同曷成云與化俱往曷嘗暫舍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欲師天之自然而卒不得以致與物皆殉其以應物爲事也究如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宣云無心若此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王云洫敗壞也案與物偕行而無所替廢所行皆備而無所敗壞所謂無爲而無不爲也其合之也若之何其無心而合道也又如何兩言若之何欲人之自審擇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宣云司御門尹官名向云登恆人名成云殷湯忘物得良臣爲師傅端拱而不爲也案司御門尹當是兩官疑御下或有奪文故郭云委之百官而不與也不止一師故下云從師而不囿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宣云從師而不囿於師得環中隨成之道爲之司其名之名成云推功司御名不在已羸法得其兩見成云羸然無心也見顯也案無師法而君臣兩顯所謂以其君顯也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郭云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已盡矣宣云當以仲尼爲師而化之容成氏曰除日无歲郭云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案淮南本經訓高注容成氏黃帝時造曆日者无內无外成云內我也外物也爲計死生故有內外歲日既遺物我何施姚云除日無歲積少以爲多也無內無外積微以成著也此古之格言

魏瑩與田侯牟約司馬云瑩惠王牟齊威王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釋文犀首魏官名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爲此官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

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田忌也。然後抶其背，折其脊。釋文：三蒼云：抶，擊也。季子聞而恥之曰：釋文：季子，魏臣。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俞云：下十乃七之誤。七仞去十仞不遠，城基已厚，若既十仞，直謂之已成可耳。此與下文兵不起七年是王之基對文爲喻，十當作七無疑。此胥靡之所苦也。成云：胥靡，徒役人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宣云：胥靡尚惜已築之城，犀首乃欲傾可王之基，此亂人也。華子聞而醜之曰：釋文：華子，亦魏臣。善言伐齊者，亂人也；成云：善巧。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成云：此華子自道之詞。宣云：猶未免轇轇處事也。王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宣云：道與太虛同體，王業且不足言，況蝸怒乎。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釋文：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之魏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釋文：蝸音瓜。李云：有兩角，俗謂之蝸牛。三蒼云：小牛螺也。俗名黃犢。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

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蘇輿云在猶察也君曰无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郭云人迹所及爲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成云語其大小可謂如有如無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成云昔在河東國號爲魏爲秦所逼徙都於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釋文惝惘也如有所失客出惠子見上言客出此出二字當衍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成云昔人所羨其理宏博堯舜聖人之行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釋文嗃許交反管聲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釋文吷音血又呼悅反司馬云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吷然如風過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李云蟻丘山名漿賣漿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云極屋棟也升之以觀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邪釋文稯亦本作總成云眾聚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成云古者淑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僚為聖人言眾多者是市南宜僚之僕隸也是自埋於民郭云與民同自藏於畔王云隱藏於壟畔其聲銷其志无窮志在大道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心恆凝寂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成云心迹俱異是陸沈者也宣云無水而自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成云著明識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必不相見而何以為存宣云言必避去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釋文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司馬云子牢即琴牢孔子弟子君為政

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司馬云鹵莽猶麤粗也謂淺耕稀種也滅裂斷其草也盧云麤千奴反粗才古反二字古多連用繁露俞序篇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其他以麤觕連用者亦多皆麤粗也有欲改爲粗疏者故正之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來年猶言次年變齊者更變而整齊之深其耕而熟耰之司馬云耰鋤也其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飧厭足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爲無所不營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案言所欲所惡叢生而傷正性是吾性之萑葦蒹葭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俞云尋與始相對爲義漢書郊祀志寖尋於泰山矣晉灼注尋遂往之意也言欲惡之事其始萌若足以扶助吾形寖尋既久則引誘吾心拔擢吾性也並潰漏發不擇所出並潰奔潰也漏發穿孔而出也言情欲之害奔潰偏發不擇處所精神既敗形氣隨之也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釋文

漂本亦作瘭瘰疽謂病瘡膿出洩膏謂虛勞人尿上生肥白沫也

柏矩學於老聃釋文柏矩有道人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成云推而強之令其正臥司馬云幕覆也俞云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漢景帝紀改磔曰棄市顏注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尸於市故柏矩如此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大菑謂被殺也曰莫爲盜莫爲殺人宣云又言不是爲盜乎不是爲殺人乎榮辱立然後覩所病郭云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跂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如何貨財聚然後覩所爭郭云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郭云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成云引過責躬故一形

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一形人也成云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自責若殷湯自翦千里來霖是也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隱匿為事而責不識此物者為愚大為難而罪不敢大為艱難而以不敢為者為罪重為任而罰不勝宣云過重其任而於不勝者加罰遠其塗而誅不至宣云遠其程塗而於不至者加誅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郭云將以避誅罰也日出多偽士民安得不偽宣云蓋上行下效耳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郭云當責上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宣云不圖於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成云一歲之中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詘為非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與寓言篇孔子同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上兩其知音智

下如字郭云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宣云知之所不知上所言莫見者是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宣云不知之理古今誰能逃之此所謂然與然乎釋文然乎言未然案此與論語其然豈其然乎意同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大弢三人史官名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司馬云際謂盟會之事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郭云靈有二義大弢曰是因是也成云亂而不損曰靈無道之謚故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釋文濫浴器史鰌奉御而進所至其所搏幣而扶翼成云公見史魚深懷愧悚假遣人搏捉幣帛令扶將羽翼慰而送之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成云又謚法德之精明曰靈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里之釋文里居處也郭嵩燾云古之葬者謂子孫無能馮依以保其墓靈公得而奪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蘇輿云猶韋歸之前定言命言神者之所祖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宣云合十百爲丘里散同以爲異宣云散丘里爲十百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宣云可見合異爲同方能見道天下理皆如此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俞云水乃小之譌高卑小大相對爲文大人合并而爲公郭云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宣云心爲天下大本故自外入者有存主而無偏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宣云行爲天下道故由中出者得正理而物不能距案正作歫說見天運篇注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宣云賜則私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郭云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武大人不賜故

德備郭云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宋宣本武下有殊材二字文似有闕而郭本已無釋文成疏皆然自係後人增竄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宣云道逕同不得而名无名故无為无為而无不為郭云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湻湻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王云湻湻流行貌宣云禍福渾然自為倚伏失意中藏有好處自殉殊面成云殉逐也面向也彼此是非紛然固執故各逐己見而所向不同有所正者有所差郭嵩燾云强之以異趣名為正之而實已兩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百木隨川而下皆於水次受量度無棄材比譬也觀於大山木石同壇木石同生於大山之基址成云壇基也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成云期限也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李云讀猶語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宣云道者天地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為形不可指之為氣是其大更為無偶也因

其大而號以讀之則可也宣云譬物之萬不可數而約略號之便於稱謂道之大更無可指稱亦借一道字約略號之耳豈眞有一事一物可名爲道哉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宣云既有道之名卽不可與無名比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宣云如子云謂之道則是道猶狗之名狗馬之名馬同於一物其不及道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宣云疑不可名爲道則萬物以何爲本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兪云蓋當讀爲害釋言蓋割裂也釋文蓋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云四時相生相殺也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宣云橋同嬌下同成云起貌也雌雄片合於是庸有釋文片音判成云庸常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緩急謂壽天聚散謂生死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成云四序相隨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極於可見之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

原其所起宣云知其無端任其自然隨猶追尋也此議之所止宣云烏可安言物起於何處哉

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成云季眞接子齊賢人俱遊稷下莫無也使爲也季眞以無爲爲道接子謂道有爲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爲通論故問以定臧否俞云禮祭義鄭注孟子公孫丑趙注並云或有也此文或與莫對莫無也或有也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郭慶藩云接子漢書人表作捷子接捷古字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索隱接子古著書者之名號

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同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宣云若究其一鳴一吠天然之故雖智者不能解說其自化之妙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宣云又不能意度其所將欲爲之機斯而析之宣云斯割也詩斧以斯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精細倫比也宣云微物鳴吠尙不能明其所以然則小至莫破大至莫載烏可言讀意測邪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宣云二說猶未免物累終是立言之過或使則實成云使有爲也莫爲則虛成云溺無故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宣云說實則是物之所居也此或使

之說之過 无名无實在物之虛 宣云說虛則是全空此莫爲之說之過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以爲可以言詮可以意測不知言則去道愈遠 未生不可忌 物之未生不可忌禁而使之不生 已死不可阻 釋文本亦作徂案其已死也不可礙阻而令其不死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死生止在目前而其理莫能覩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 二說爲後世獻疑者之所借端 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 宣云欲究其始則往者已無窮不知所始欲究其終則來者方無止不知其終 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 郭云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 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曰或使曰莫爲言者以二說爲本也然終始滯於物 道不可有有不可无 成云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執有執無二俱不可 道之爲名所假而行 郭云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 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 二說僅居物之一偏何足語於大方之家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郭云求道於意言之表則足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郭云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

載窮道與物之極言與默莫能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宣云離乎言默可以求道此至論也

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凡物之自外至者其利害皆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宣云善不可必惡來死桀紂亡宣云惡不可爲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成云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鴟鳥之形盛其屍浮之江水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而爲碧成云萇弘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譖刳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王釋文見呂氏春秋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成云孝己殷高宗之子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李云曾參至孝爲父所憎常見絕糧而後蘇木與木相摩則然俞云淮南原道訓亦云兩木相摩而然但兩木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作金與火疑此亦當作木與火下文多言火益知此文當爲木與火矣蓋金木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金與火相

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 釋文音駭宣云駭動也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司馬云水中有火謂電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 有甚憂兩陷而无所逃 人亦有甚憂者利害是也害固害利亦害也故常兩陷而無所逃 螴蜳不得成 釋文螴蜳郭音陳惇成云猶怵惕也案言人視外物過重雖怵惕恐懼卒無所成 心若縣於天地之間 釋文縣音玄言騐情外物極乎宇宙 慰暋沈屯 作慰作賢作沈作屯李云暋悶也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與物之生火同郭云內熱故也 眾人焚利 眾皆消於利害是自焚其心中太和之氣也 月固不勝火 人心之清明譬猶月也豈能勝此火乎 於是乎有僨然而道盡 釋文僨音頹宣云於是乎頹然壞天理盡而生機熄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釋文說苑作魏文侯 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成云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子銅鐵之類皆名為金非黃金也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

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成云西江蜀江也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李云任國名爲大鉤巨緇司馬云大黑綸也五十犗以爲餌釋文犗犍牛也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釋文錎字林云猶陷字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郭慶藩云憚者盛威之名賈子解縣篇陛下威憚大信憪與此同案赫亦怒也皆以魚言任公子得若魚若是也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制同淛浙江也古折制字通司馬云今在會稽錢塘蒼梧山名在嶺南莫不厭若魚者厭飫食已而後世

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釋文李云輇量人也本或作輇輇小也本又或作輕夫揭竿累司馬云累綸也趣灌瀆守鯢鮒李云皆小魚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成云干求也縣高也令謂令問宣云縣令猶賞格也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求詩禮發古冢大儒臚傳曰釋文上傳語告下曰臚東方作矣司馬云謂日出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司馬云此逸詩刺死人也接其鬢成云接撮也壓其顪釋文字林云壓一指按也顪許穢反司馬云頤下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成云田恒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蘇輿云苟無詩禮何至啟奸此莊子一偏之論猶謂堯舜以仁義教民其流至於人與人相食而田恒又因之以盜齊耳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

郭云長上而促下 末僂而後耳 成云肩背傴僂司馬云耳卻後 視若營四海 成云瞻視高遠似營天下 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 宣云躬矜矜持之行容知智慧之貌 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 釋文驁本亦作敖同案言孔子不忍一世之傷而傲然貽萬世之患 抑固窶邪 抑子胸中固素無蓄備而爲窶人邪 亡其略弗及邪 郭慶藩云亡讀如無亡其轉語也史記范雎蔡澤傳亡其言臣者賤不可用乎呂覽愛類篇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謂乎是凡言亡其皆轉語詞也案古言亡其若今之言無亦言無亦子智略弗及此邪 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 夫以施仁惠爲事者博衆人之歡欣長一己之驕傲此之謂以歡爲驁乃終身之醜意惟庸人之行或及此焉耳宣云中民庸人也蘇輿云中民亦見徐無鬼篇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兪云隱訓爲私呂覽圜道篇高注隱私也文選赭白馬賦恩隱同遲李善引國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私恩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

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善惡兩忘閉塞之使無可譽則所非者亦止語又見齊物論篇下四字作廢其道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成云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成云躊躇從容也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業恆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蘇輿云每與敏同言興事不迫而成功自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奈何哉子載此仁義之迹終於自矜爾乎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釋文李云元公也案宋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門司馬云阿屋曲簷也曰予自宰路之淵李云淵名宰路所居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俞云史記龜筴傳作豫且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卜詞乃刳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筴每占必鑽龜凡七十二次皆驗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知同智下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蘇輿云言一物之智不敵萬人之謀山木篇賢則謀不肖則欺言賢則爲人所謀與此謀義同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姚云網之害大於鵜鶘人之用小智者猶魚之不知畏網也去小知而大知明郭云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而自善矣成云遺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釋文石本又作碩案石碩古字通用宣云無知者有自然之能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莊子曰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釋文廁音側墊下也掘也致至也本亦作至案言地廣大無用者多然使側足之外掘之至於黃泉則有用者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有能自適者何所不自適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人而不能自適何所得自適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浮游隱遁決絕棄世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眞智大德之所任殆不如此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火馳猶後世言火速火急也雖遇覆墜猶疾馳而不返顧此果於用世者蘇輿云火馳亦見天地篇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時之適然易世而无以相賤世代變易二者相等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至人於此絕無流滯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且以淯古之風視今之世夫孰能不動於中波動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與世同遊而不僻與遊遁決絕者異順人而不失己與覆墜火馳者異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彼尊古卑今之教我固不必學之亦承其意而不必與彼分別也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成云顫辛臭之事也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下知音智徹通也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道乃人所

共由不欲壅滯壅滯則必至哽塞哽塞而不止則妄行而相騰踐矣郭云蹍騰踐也蹍則眾害生郭云生起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宣云息所以通一身之氣其不殷非天之罪殷正也其或不正非天之過天之賦性無不中和也天之穿之日夜无降成云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人則顧塞其竇成云竇孔也流俗之人反天理壅塞根竅滯溺不通於胞有重閬釋文胞腹中胎郭云閬空曠也成云人腹內空虛故容藏胃藏胃空虛故通氣液心有天遊宣云心必有閒處以適天機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谿司馬云勃谿反戾也宣云勃谿逼塞相乘也謂室無餘地則尊卑逼塞相乘踐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宣云六鑿六根之鑿性者也閒適處則六根用事而奪性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宣云夫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逍遙無際何假清曠之處而後適哉今人見大林丘山之曠而喜以為善者亦由平日胸次逼狹神明不勝故也德溢乎名名溢乎暴郭嵩燾云德所以洋溢名為之也名所以洋溢表暴以成之也荀子富國篇聲名足以暴炙之謀稽乎誸郭云誸急也急而後考其謀知出乎爭宣云爭而後騁智柴生乎守

柴猶獨也有守而後獨立不懼達生篇云柴立其中央 官事果乎眾宜 官之設事必眾皆宜之而後果行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日疑曰之誤 銚鎒於是乎始修 成云銚耜之類也鎒鋤也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釋文植立也司馬云鋤拔反之更生曰到植盧云到古倒字成云鋤罷到生時節使然故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靜然可以補病 宣云靜則神氣來復故可以補病 眥𡟻可以休老 釋文𡟻本亦作𡟻郭嵩燾云廣韻摵案也摩也謂以兩手按摩目眥宣云此甚養生之術可以沐浴老容 寧可以止遽 宣云寧定則心閒泰可以止迫遽也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宣云姑教勞者以自息之方耳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宣云未能佚者不事此案非字當衍 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如黃帝堯舜神人如廣成大隗 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務光申徒狄之輩蓋賢人也 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君子駴國蓋田恆之徒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釋文演門宋城門名以善毀爵爲官師宋君旌其孝行其黨人毀而死者半郭云慕賞而孝去眞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天下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釋文踆字林云古蹲字司馬云窾水名成云他恐及己與弟子蹲踞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事慕其高名遂赴河自溺而死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釋文荃崔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笱也盧云如或所云是潛也見詩周頌案成本作筌在者生致之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釋文蹄兔罥也係其腳故曰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雜篇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宣云寄寓之言十居其九案意在此而言寄於彼重言十七宣云引重之言十居其七卮

言日出釋文巵字又作巵音支字略云圓酒器也王云巵器滿卽傾空則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施之於言故
隨人從變已無常主也郭云日出謂日新和以天倪成云和合也天倪自然之分也案謂止能應以自然寓言
十九藉外論之郭云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親父不爲其子媒親
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成云媒媾合也父談其子人多不信他人譽之信者多矣非吾罪
也人之罪也非吾故爲支離之過人妄起疑議之過也乃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
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人情尊以同異爲是非故須寓言重言十七
姚云莊生書凡託爲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託爲神農黃帝堯舜孔顏之類言足爲世重者又十有其七所以
已言也巳止也止天下淆亂之言是爲耆艾此爲長老之言則稱引之釋詁耆艾長也年先矣而
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處事貴有經緯立言貴有本末所重乎耆艾者年高
而有道者也若年居先矣而胸無經緯本末徒稱年耆者是烏得爲先乎蘇輿云期猶限也言他無以先人徒以年爲限則陽
篇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與此期字義同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宣云不能盡人之道

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郭云直是陳久之人耳宣云猶老朽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因其事理而曼衍之日出不窮聊以盡我之年歲耳齊物論云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言蘇輿云不言而道存物論齊矣言則有正有差齊與言言與齊終無可齊之日故曰莫若無言言无言郭云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仍無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郭云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然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以上又見齊物論篇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非此無言之言孰能傳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宣云皆有種類各以其形禪於無窮始卒若環莫得其倫郭云倫理也案如環無端莫得其理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成云均齊也忠

謂天然齊等之道劃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案齊物論亦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與則陽篇稱蘧伯玉同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宣云疑孔子勤勞心志從事於多知未得爲化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宣云言孔子已謝去勤勞之迹而進於道但口未之言耳孔子云宣云引孔子雖言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大本天也人受才於天而復其性靈以生鳴而當律聲爲律言而當法言而世爲天下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釋文蘁音悟逆也案言但取服人口而已而能使人心服自不敢迕如此者斯足以立定天下之定理也子言如此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成云此莊子歎美宣尼之詞姚云勤志服知孔子所言以敎弟子者然非孔子所以爲孔子故曰謝之若所未嘗言者乃所爲孔子云也何也蓋有大本存焉受才於大本復善以反其生孔子所以爲孔子也還其大本而已矣若夫當律當

法而明是非此德之小者豈孔子之謂哉義亦可采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宣云化變也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成云六斗四升曰釜後仕三千鍾而不洎成云六斛四斗曰鍾洎及也案不及親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郭云縣係也宣云爲親而仕心無係祿之罪曰既已縣矣宣云已縣係於祿養矣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成云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儒貨而稱孝子三仕猶爲不孝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者俞云雀字衍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鶴蚊無虻字是陸所見本未衍雀一字故但言元嘉本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鶴與蚊虻一鳥一蟲故取喩不倫王云鶴蚊取大小相縣以喩三釜三千鍾之多少夫至人之爲視物一吷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少而必分別其人視鶴爲蚊乎釋文又云鶴本亦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云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俶眞篇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鶴則鶴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鶴與蚊二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

雀字使鵲雀與蚊虻二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成云居在郭東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郭子綦也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成云野質樸也聞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二年而從成云順於俗也三年而通成云不滯境也四年而物成云與物同也五年而來成云爲衆歸也六年而鬼入成云神會物理七年而天成成云合自然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成云不覺死生聚散之異九年而大妙成云妙精微也知照宏博故稱大也

生有爲死也郭云生而有爲則喪其生勸公宣云設爲勸人之辭如下二句以其死也有自也郭云自由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爲而生陽也无自也宣云死爲陰生爲陽郭云生之陽以其絕迹無爲而然非有由也而果然乎而汝也言汝果能無爲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成云所在皆適天有歷數氣數有定地有人據各據其所吾惡乎求之成云吾於何處分外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成云時來運去非命如何言有命也莫知

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成云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豈其命乎言無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郭云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之也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相應之理有時而不靈

眾罔兩問於景曰影外微陰甚多故曰眾罔兩若向也俯而今也仰若汝向也括而今也被髮括束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釋文搜本又作叟成云叟叟無心運動之貌奚稍問也宣云何率爾而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雖居然有之矣而不知所以然予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非也宣云甲蜕猶有一定之形故似之而非案以上與齊物論同而繁簡異火與日吾屯也釋文屯聚也宣云得火日則屯聚而顯陰與夜吾代也司馬云代謂使得休息也彼吾所以有待邪彼謂形而況乎以有待者乎謂形待天機而動也齊物篇云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宣云強陽謂運動也強

陽者又何以有問乎有卽上文予有之有也言彼健動者又何能以予問乎

陽子居南之沛列子黃帝篇作楊朱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邀約也宣云子居邀老子於沛郊至於梁而遇老子宣云梁沛郊地名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黃帝篇盥作澡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郭云跋扈之貌人將畏而疏遠而誰與居誰與汝居處乎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辱汙也此道德經文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張湛注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成云先坐者避席而走煬者避竈成云然火者不敢當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郭云去其夸矜故也